

四十年前，我就职于一个偏远的乡镇文化站，刚成家，为了补贴家用，一有空就琢磨写小说。记不清多少次退稿，忽然有一篇在北京的《十月》杂志发表，百元稿费，是我月工资的三倍，兴奋无比。又一天忽听同事告知，有几张报纸提到我的小说。其中一篇标题《习惯的写法打破了》，一声喝彩，一腔古道热肠，扑面而来。我盯着署名发了一阵呆，记住了“阎纲”这个名字。

大约半年后，我被《十月》杂志推荐到中国作协文讲所进修，有一天在一个座谈会拘谨坐着，身后有人轻轻拍我。我随他到会议室外的走廊，他说，我是阎纲。他高高瘦瘦，跟我说话得弯着腰，我看他得仰着头。头次见面，没有闲话。先生当时一脸忧色，说，写作的路很长，会遇到许多事，你一定要有足够的思想准备。他好像看出了我的心理活动。

那期文讲所学员，大都是之前像星星一样被我仰望的人，没想到有一天来到他们中间了，很是紧张。

这之前，我差点就放弃来文讲所了。《人民文学》请了几个人来京写小说，住了将近一个月，天津冯骥才、河北贾大山都顺利交了稿，我一个字也没憋出来。在一个小说座谈会上，权威评论家冯牧谈到我的时候说：听说他发了处女作后再也写不出东

西了。同样的话我听到不是一次……拿着上文讲所的通知，我躊躇不决：去，几乎是跳火坑；不去，是狗坐轿子不识抬举。

那段时间我什么也写不出，脑子里一团浆糊。周围尽是才子才女，我整天怯生生的，不声不响，说不出的自卑。同班学习的贾大山问我为什么老闷着呀，本以为你少年得志该挺张狂的呢。我心里苦着，无言以对。

我已经想好，写得了写，写不了溜之大吉。那时省里已经有单位愿意接受我。自从1964年初中毕业独自下乡谋生，在农场种了八年地，又在小镇打了将近十年零工，做得最多的梦就是回到省城，回到日益衰弱的母亲身边。现在有个机会，岂能放过？写作这活能不能干下去，回了省城再作打算。

文讲所学习结束，我拖家带口如愿回了省城，被安排在一个文化单位“专职写作”。回想那些写不出硬写的日日夜夜的煎熬，我至今背脊发凉。

我决定改行。私下问过几个朋友，发现事情远没有想象的那么简单。且显然有某种严重性。我不知道有关部门有些什么看法，但我看到报上有文章在质疑我离开基层脱离生活。有些好心的朋友很

## 生命的活力

陈世旭

是为我着急。我事后知道，省里有位评论家特地去了一趟北京，请阎纲专门就我的几篇勉强发出的近作说说好话。他们曾经共过事。真是难为阎纲了。不得不评说一些不值一评的文字，还必须正面鼓励，那是怎样的苦心孤诣啊。

那时候，阎纲已经一清二楚地看到了我的特别没文化。1981年夏，他来庐山参加研讨会，我去看他。在白鹿洞书院的碑林，我张嘴就把“拓片”读作“tuopian”，他把我拉到一边，轻轻说，那个字念“ta”。我这类的错，举不胜举，在江苏，我又把“用直”读成了“角直”，所有这些，阎纲在文章里都没有提，只是说，其成长可以期待云云。

我心里五味杂陈，说不清是羞愧还是沮丧。我唯一知道的是，我其实是别无选择的。不久后，路过北京，我特地去看望了阎纲，他再三说，你要振作，要对自己有信心。那天晚上，我在他西郊的家坐到半夜以后。终于不得不告别，他送我到公交站，一直等到间隔好久久的夜班车到站，看着我上了车。

这是我们迄今最后的一次面谈。之后，就只是在报章上看到他一篇又一篇



振聋发聩的文字。其高屋建瓴的视野，诗意勃发的文采，读来深获教益。

四十年，尽管我一直咬牙切齿坚持写作，但一直未见长进。我羞于面对阎纲，未敢音问。没有想到他还记得我，大前年，忽然收到他的著作专辑三卷四册，洋洋二百万言，文学、文坛、乡音、乡俗、亲情、友情，枝繁叶茂，波翻浪涌。可读作中国当代半个多世纪的文学史，又何尝不可读作中国当代半个多世纪的风云史。

先生不弃，我的感动莫可名状。一时不知从何说起，匆忙中写下一些仿古的句子：

书生仗剑出礼泉，叱咤文坛六十年。识见有胆须赤子。评论无韵成诗篇。江南梦回竟夤夜，京西握别已晓天。世间自来仁者寿，身后谁人执长鞭？

阎纲的人与文，真，直，硬，浓。真而不失睿智；

直而不失风雅；硬而不失柔韧；浓而不失明晰。秦人大腔，书生意气，于豪迈中见深情，于奔放中见摇曳，行文节奏明快而收放令人猝不及防，长句戛然而止，短句若击鼓，读之时而愕然，时而惊叹，终归于酣畅淋漓。

皆是性情文字。

活过九秩的季羡林老人有言：“高山、大川、深洞、桥道、阳关大道、独木小桥，我都走过了，一直走到今天，仍然活着，并不容易。说不想休息，那是假话。但是自谓还不能休息。仿佛有一种力量，一种探索真理的力量，在身后鞭策我。”

同样历尽沧桑、曾经罹患绝症、已近米寿的阎纲的身后，也有这样一种鞭策的力量。他的文心不老，让我汗颜；他对后学的真诚，让我铭记。与此同时，也让我发现，一个人生命的活力，除了诸多生理的社会的因素之外，对生活对世界充沛的激情与仁爱，也是源泉之一。

清晨，我穿着母亲买的新衬衫上学去，边走边想着昨晚母亲下班回家言及丢失布票的事。母亲的神态疲惫而沮丧，她说，扯好了布，才一眨眼，放在柜台上的布票不翼而飞，被人顺手牵羊了。母亲太自责了，父亲、我和弟妹都安慰她。在衣食荒乏，什么物品都要凭票证供应的困难时期，不慎丢失布票，再豁达的人恐怕也轻松不起来。母亲从包里取出一件衬衣递给我，说，还算有幸，买到一件不收布票的衬衫。我接过衣服一看，竟然是土布，忍不住咕咚一声，灰不溜秋的也太难看了吧，就没有黑色或烟灰色的吗？父亲说，肯定没有，你母亲的审美眼光是一流的，你就将就着穿吧。我心想，要不是那件宝贝白衬衫破了，才不会穿它呢。

我在街上走着。不知怎地浑身不自在，如芒刺背，以至于路上行人不经意瞅上我几眼，都让我觉得是冲着那件新衬衣似的。土布就土布呗，只是这颜色，说黑不黑，说灰不灰，实在太难看，不是一般的难看，脏兮兮的那种，穿了它自己就像一根黑芝麻糊冰棍在大街上移动。迎面碰上一位在里弄生产组干活，绰号“大榔头”的阿姨，她上下打量我一番，啧啧，这么一个蛮登样的姑娘家怎么穿这种乡巴佬、乡下男人才穿的衣服？难道是一种时髦？在她嘲讥的目光下，我恨不得变成一只灰兔开溜。

走着走着，灵光乍现，我来到好友绿琪家。绿琪见了我，也是睁大了眼，张大了口。嘿嘿，我已习惯了这样的表情，如此这般解释了一通，然后，厚着脸皮提出借件衬衣穿穿。没等我说完，冰雪聪明的绿琪已将她最漂亮的一件苹果绿色的碎花衬衣交到我手中。喏，给你，还没穿过呢，她说。

在她狭小的闺房里，我迅疾将身上的“黑芝麻糊”换了下来，塞进书包。晚上等母亲下班回家我已将“苹果花”换掉了。然而有一天，因读小说读得忘神，忘了换，母亲看到我赫然一身美极了的“苹果花”，她啥都明白了。

我担心母亲会骂我爱虚荣什么的，母亲却丝毫没有责怪的意思。她笑着说，都怪我不慎丢失布票，那天，我给你扯的布也漂亮着呢，是雪里绿梅花。我当然理解你，妈是过来人，哪个女孩子不爱美？但是，嫌自己的衣服不好看，去问别人借衣穿，这就不好了。小衣服，大学问，啥叫“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

母亲见我面有愧色，抚摸着我的脸说，你认为这件衣服丑，不能增添你的美，但你却可以使这件衣服变得美。这怎么可能？我十分惊疑。怎么不可能？如果你不在乎别人的眼光，有一种天马行空、特立独行的精神；还有，你对天下劳动者的博爱，对织布人、缝制这件衣服的女工怀有感恩心理，所有这些都会使你的心灵变得美丽，由内而外地散发出来，无形中不就增添了你身上这件衣服的美感吗？

母亲这席话，我有点懵懵懂懂，但我感觉她说得有道理，是让我仰望的深思的那种道理。第二天清晨，我高高兴兴穿上那件“黑芝麻糊”，并将洗干净了的“苹果花”完璧归赵好友绿琪。

记得那年，我读初一。

## 借衣记

张 烨



案头有张泛黄的照片，片中是一座青铜塑像，那是俄国伟大的诗人普希金。身着风衣的诗人仰着头轻轻舒展右臂，在伸开的手指间，依偎着一只鸽子……这是我喜爱的普希金的照片。

普希金是十九世纪俄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主要奠基人，在诗人短暂的一生中，似乎一直在追寻着心中的理想天地，这使得他全部的作品和整个生命都在同其所处的沙皇农奴制社会进行抗争，而正是他的天才将这种伟大的批判发挥得淋漓尽致。

## 想念普希金

禾 豆

的朝霞往嘴里扔樱桃的不惧死亡的少年郎，居然还敢对没有开枪的对手说先欠你这一枪，你可随时来讨！而数年后同是这位已经娇妻幼子伴身、继承了爵位和财富的青年绅士，面对着来讨回那一枪的枪手，脸色苍白，冷汗直流……

在普希金的小说中，我偏爱这一篇，也许是因为作者那看似平静的笔墨却揭示了人性深处最本质的东西吧。

上苍没有给这位天才又正直的诗人更多的岁月，1837年一个深夜，他终于倒在一个由沙皇和法国流氓丹徒士勾织的决斗阴谋的血泊中……普希金的全部生命和作品都献给了深爱着他的俄罗斯和人民。同样也使得我们中国人民对其深深怀念。今年是普希金诞辰220周年，特以上面的文字作为纪念。



去年秋天，江南桂花飘香，我回上海探亲。悠悠步跨外白渡桥，去寻找儿时住处猛将弄。

我是江苏启东人，但是在猛将弄这个小弄堂石库门杂居楼长大，习俗口音、生活做派已然半个上海人。史载，“猛将”为民间驱蝗神，保护五谷丰收，受到百姓爱戴。我家住处，虹口区吴淞路407弄，就是



清澈的眼神 (油画) 方世聪

## 寻迹猛将弄

成银生

闻名上海的猛将弄。十几年前随着城市发展被拆，2008年回沪，我没有找到它的痕迹，只在附近一家小吃店吃了一碗“风味全无”的阳春面，带着遗憾回京。留下的心结能不能解，就待这次。

从黄浦江畔上海大厦旁边的吴淞路1号开始，逐个寻找，终于找到了408号，不过不是原来的杂货店，成了漂亮的银行。这应该是407弄的对面啊。兴致勃勃，满怀希望地跨过天桥，只见几栋新建的高楼，还有一排排在建的新房，却怎么也找不到猛将弄的影子。快快不乐地离开，又心有不甘，在孩子的鼓励下，返回再寻。嘿嘿，目标就在刚刚走过的天桥旁边，真是喜出望外。整条弄堂被拆了，居然还留有一小截弄堂口。我和“孤苦伶仃”尚存的小商店店主老婆婆聊了聊，她双耳失聪，没有问出一个所以然。但是，我确定它就是我儿时经常路过的小商店。旁边那个读报栏没有了，稍大一点的我经常在

栏前看报。幸亏还留有两排旧房子，我可以带着回忆慢慢溜达。

我想起儿时生活的房子，房东将这个二层楼房子切豆腐块一样，一间一间分租出去，住户全是穷苦人家。进楼门是一个小天井，有共用自来水水池和水管；进入楼内，是客厅和厢房隔成的小房间，分别住了好几家；二楼，有前楼、后楼、厢房隔成的房间，父母亲就在前楼养育我们。楼内外没有厕所，每家都有马桶。二十多家人家住一楼，谁家有什么动静，全楼一清二楚。夫妻吵架，打骂孩子，摔盆摔碗、拉屎撒尿，喝酒划拳、麻将声声，几乎天天发生。好不喧闹也！

回忆中穿越前行，奇怪的是后弄堂存在几十年的小卖部还在，唱越剧的剧场没有了，教堂也还在。昆山公园和百官街，是我儿时玩耍的区域，现在规整干净，鲜花环绕，静美依然。吴淞路、峨眉路十字路口，原来的小马路已经变成纵横交错的大马路。一

说起中秋月饼，勾起我旧时记忆。

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期，我在海门县城外婆家。中秋前一天，县食品厂在体育场一角，搭了临时围棚。到了中秋节，只见那里彩旗飘飘，人头攒动，镇上居民，邻近乡民，纷纷赶来购买月饼。食品厂烘焙的都是苏式月饼，用油纸包装，十只一卷，当地人叫翻烧，品种只有百果和细沙。海门盛产优质大红袍赤豆，细沙猪油月饼特别甜糯，咬一口，齿颊留香，至今难忘。

后来，我回到申城，年年在父母身边过中秋节。我家住在徐家汇附近。那儿一带食品店不多，市百六十六对过的衡山食品商店门面最大，华山路同仁街口的稻香村是老店，往北靠近广元路也有月南货食品店，中秋节前都早早供应月饼。月饼有广式、苏式和潮式三种。印象中，广式金腿三角五分一只，百

果三角二分，椒盐和玫瑰豆沙便宜些。苏式和潮式一般不超过二角钱。其他诸如奶黄椰蓉莲蓉咸蛋黄开洋干贝冰皮之类闻所未闻。衡山食品店还有福建礼饼，百果馅的，类似苏州大麻饼，油脂香，果仁足。

## 那时中秋

孔强新

那时人们嗜好甜食，市面上鲜肉月饼罕见，大约进了上世纪八十年代，襄阳路上的乔家栅才烘焙鲜肉月饼。

父亲舍得花钱买杏花楼广式月饼，也会趁去龙华或漕河泾镇茶馆喝茶的机会，顺便捎带一两卷土产苏式月饼，记得也是十只一卷，每只两面有一张方形油纸衬着。品尝广式月饼时，母亲会将不同花式品种，切成几小块，让大家分享。

她还用核桃仁花生仁芝麻葡萄干金桔饼糖冬瓜红丝绿丝桔皮细末，拌入白糖腌渍的板油丁，自制苏式月饼。趁热吃，干果肉香甜可口。只是油酥少，放上一两天，饼皮硬似钢蹦儿，父亲戏称像铁炮。那时我们牙齿好，只要有的吃，不在乎硬如铁炮。

中秋佳节，除了品尝月饼外，家家户户喜食鸭子、芋艿煮青毛豆，这个老祖宗传下的习俗，至今不衰。我母亲当年喜欢煮八宝鸭，将酱油精盐味精拌好的糯米、红枣、栗子、白果、桂圆肉之类作馅，塞进鸭肚，用线缝好，放入大锅煮熟。汤鲜肉香馅美，真是一道中秋节的美味佳肴。

## 十日谈

感恩与思念 责编：史佳林

夫妻俩共同创意手工制作一款月饼，请看明日日本栏。

